

論

衡

一





論 衡

(一)

王 充 著

論衡序

余覽東京永元之季名能立言者王節
信仲長公理及王仲任三君子竝振滌
垂聲范史亦類而品之而追數在後獨
仲任論衡八十餘篇有秘玩焉談助還
許下見稱才進者而節信公理沈寥莫
及若是何也言貴考鏡於古昔而尤不
歆其虛竅靡當要如持衡入寶肆酌昂
抑免譁衆爾已薄夫一論指訐時短抵
牾鹵畧罔所考鏡而公理之昌言好澧
湧而湛宕輒齟齬於世而不相入彼二
氏立且救幕視之奚其傳仲任少宗扶

風井皮而又腹筍洛陽之籍其於衆流
百氏一一啓其扃而洞其竅憤俗儒矜
吊詭侈曲學轉相訛贗而失真廼創題
鑄意所著逢遇迄自紀十餘萬言大較
旁引博證釋同異正嫌疑事即綵芬複
還而前後條委深密矩矱精雋漢立好
虛辭異說中爲辨虛凡九其事隳其法
嚴其自務祛謬悠考畝以近理實而不
憚與昔賢聚訟上裨朝家彞憲下泚詞
壇聽睹令人誦之冷然斥吊詭而公平
開曲學而宏鉅譬一闢之市一提衡者
至而貨直錫銖率畫一無殊喙以故中

郎秋之帳中丁寧示人勿廣而會稽守
還許時有異人異書之疑邕與期其綜
覽博識宣出仲任下顧簡編充棟匪衡
曷平得仲任之旨而廣之它書不迎刃
者鮮矣然仲任當其時閉門潛思絕廣
吊牆牖各置刀筆數十星霜而就何難
甚也倘盡如中郎必致求者摻得之白
屋寒俊得寓目者能幾茲武林張君購
得善本鋟竣丐序不佞是書且揭兩曜
而天行辟壤漆播自今為談助興才進
者冥帳中可隱異人異書可疑而仲任
有神必啖為千載知音也已余雅嗜仲

任又嘉張君剗剗以公執苑敢一言弁
之告當世博雅諸士能論衡之精而始
不為偽書偽儒之所溷且窺仲任之所
超節信公理而不朽者要在是乎哉
萬曆戊子孟冬西吳沈雲程序

論衡序

仲任以其志鏘慕遂師彪以雄之
學濬諛聞之實而牖薄社耳目
執人實矣故其紀曰口務明言筆
務露文曉然若育之闇目冷然若
聾之通耳言不可疏續也洛陽之
市豈無縣黎莫難而仲任以其神
營魄藏心宅腹笥也者望天下之
乏而予之天下仰掇焉故其紀曰玉
剖珠出玉剖則鳳璞莫隱珠出
則魚脊莫秉言不可襲與韞而
日中為沽也微欤中郎匿之帷

間白傳匿之帖外焉總匿之林表
而宋士匿之櫝中珠沉玉瘞耳目幾
廢政也燔竹戎也鑽李茲其埒耳已
讀衡八十五篇竟十餘萬言乃喟然
稱曰是何能匿哉庭無胤子之跡詩
禮茲名異書席無禽凡之咨進趨皆
登秘府仲尼伯魚猶匿況其凡乎且
上物吋苗神物吋茁究委商陽靈
族司馬安所禱天真之服闋其名山
而化妬婦吝夫耶故漢之帷梁之林
唐之帖宗之櫝衡之權也量而出之無
多眎人彼且以為鏡利于翳泰至則

塞明月夜光無因而至前則匹士按劍遇相與匿衡而衡誠懸也吾惡夫諸子之不平之於吾衡焉若乃夫仲任之衡其果帝之制乎王之謹乎累誅而不失追猛而辱乎有傳乎肆曰一提而一流也一市人重聽矣視衡星若恒次而五權亂喪一市之明矣械易圭璣易璫尺爲輕寸爲重而一市人皆眩宴無日矣故衡仲任之衡以平其平是帝王之衡也天君之謂也新安程氏出仲任之衡列之武林天下以武林爲洛陽將新衡多於

舊衡業不勝匿而余有期于新衡焉斥所謂離曠者以無足售而固象得之斯養性之經天君之職平欵史稱仲任年漸七十志力衰耗造養性書十六篇不知誰何氏匿之吾甚不平行問之靈族遺程氏矣皆

皇明萬曆庚寅七月七日

前進士虞淳熙題序

論衡總評

晁公武曰論衡三十卷後漢王充仲任撰充好論說始如詭異終有實理以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閉門潛思戶牖牆壁各置刀筆著論衡八十五篇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後蔡邕得之秘玩以爲談助云世謂漢文章溫厚爾雅及其東也已衰觀此書與潛夫論風俗通義之類比西京諸書驟不及遠甚乃知世人之言不誣

高似孫曰書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其爲言皆敘天證敷人事析物類道古今大略如仲舒玉杯繁露而其文詳詳則禮義莫能敷而精辭莫能肅而括幾於蕪且雜矣漢承滅學之後文景武宣以來所以崇厲表章者非一日之力矣故學者向風承意日趨於大雅多聞之習凡所撰錄日益而歲有加至後漢盛矣往往規度如一律體裁如一家是足以雋美於一時而不足以準的於來世何則事之鮮純言之少擇也劉向新序說苑奇矣亦復少探索之功闕詮定之密其敘事有與史背者不一二書尙爾况他書乎袁宏

後漢書云充作論衡中土未有傳者蔡邕人吳始見之以爲談助談助之言可以了此書矣客有難充書煩重者曰石多玉寡寡者爲珍龍少魚衆少者爲神充曰文衆可以勝寡矣人無一引吾百篇人無一字吾萬言爲可貴矣予所謂乏精要而少肅括者正此謂歟

陳振孫曰充肅宗時人任爲州從事治中初作此書北方初未有得之者王朗嘗詣蔡伯喈搜求至隱處果得論衡提取數卷將去伯喈曰惟我與爾共勿廣也然自今觀之亦未爲奇

王伯厚曰論衡蓋蔡中郎所秘玩而劉氏史通議之曰充自紀述其父祖不肖爲州閭所鄙而答以替頑舜神蘇惡禹聖盛於於已而厚辱其先何異證父攘

羊學子名母名放之罪人也葛文康公

何云名勝仲字魯卿丹陽

人亦曰充刺孟子猶之可也至詆訾孔子以繁而不食之言爲鄙以從佛胎公山之召爲濁又非其說騷舊館而惜車於鯁又謂道不行於中國豈能行於九夷若充者豈足以語聖人之趣哉卽二說觀之此書

非小疵也呂南公謂充飾小辯以驚俗慕邕欲獨傳之何其謬哉

論衡目錄

卷一

逢遇

累害

命祿

氣壽

卷二

幸遇

命義

無形

率性

古驗

卷三

偶會

骨相

初稟

本性

物勢

怪奇

卷四

書虛

變虛

卷五

異虛

感虛

卷六

福虛

禍虛

龍虛

雷虛

卷七

道虛

語增

卷八

儒增

藝增

卷九

問孔

卷十

非韓

刺孟

卷十一

談天

說日

答佞

卷十二

程材

量知

謝短

卷十三

効力

別通

超奇

卷十四

狀留

寒溫

譴告

卷十五

變動

招致

明零

順鼓

卷十六

亂龍

遭虎

商虫

講瑞

卷十七

指瑞

是應

治期

卷十八

自然

感類

齊世

卷十九

宣漢

恢國

驗符

卷二十

須頌

佚文

論死

卷二十一

死偽

卷二十二

紀妖

訂鬼

卷二十三

言毒

薄葬

四諱

調時

卷二十四

謫日

卜筮

辨崇

難歲

卷二十五

詰術

解除

祀義

祭憲

卷二十六

實知

知實

卷二十七

定賢

卷二十八

正說

書解

卷二十九

案書

對作

卷三十

自紀

目錄終

論衡卷一

漢 會稽王充著 江寧顧汝璉校

逢遇篇

操行有常賢仕宦無常遇賢不賢才也遇不遇時也才高行潔不可保以必尊貴能薄操濁不可保以必卑賤或高才潔行不遇退在下流薄能濁操遇在衆上世各自有以取士士亦各自得以進進在遇退在不遇處尊居顯未必賢遇也位卑在下未必愚不遇也故遇或抱滄行尊於桀之朝不遇或持潔節卑於堯之廷所以遇不遇非一也或時賢而輔惡或以大才從於小才或俱大才道有清濁或無道德而以技合或無技能而以色幸伍負宜讀作伯都字喜俱事夫差昂喜尊重伍負誅滅此異操而同主也或操同而主異亦有遇不遇伊尹箕子是也伊尹箕子才俱也伊尹爲相箕子爲奴伊尹遇成湯箕子遇商紂也夫以賢事賢君君欲爲治臣以賢才輔之趨舍偶合其遇固宜以賢事惡君君不欲爲治臣以忠行佐之操志乖忤不遇固宜或以賢聖之臣遭欲爲治之君而終

有不遇孔子孟軻是也孔子絕糧陳蔡孟軻困於齊梁非時君主不用善也才下知淺不能用大才也夫能御驥騄者必王良也能臣禹稷臯陶者必堯舜也御百里之手而以調千里之足必有摧衡折軛之患有接具臣之才而以御大臣之知必有閉心塞意之變故至言棄捐聖賢距逆非憎聖賢不甘至言也聖賢務高至言難行也夫以大才干小才小才不能受不遇固宜以大才之臣遇大才之主乃有遇不遇虞舜許由太公伯夷是也虞舜許由俱聖人也竝生唐世俱面於堯虞舜紹帝統許由入山林太公伯夷俱賢也竝出周國皆見武王太公受封伯夷餓死夫賢聖道同志合趨齊虞舜太公行耦許由伯夷操遵者生非其世出非其時也道雖同同中有異志雖合合中有離何則道有精麤志有清濁也許由皇者之輔也生於帝者之時伯夷帝者之佐也出於王者之世竝由道德俱發仁義主行道德不清不畱主爲仁義不高不止此其所以不遇也堯濶舜濁武王誅殘太公討暴同濁皆纘舉措鈞齊此其所以爲遇者也故

舜王天下皋陶佐政北人無擇深惡不見禹王天下伯益輔治伯成子高委位而耕非皋陶才愈無擇伯益能出子高也然而皋陶伯益進用無擇子高退隱進用行耦退隱操違也退隱勢異身雖屈不願進人主不須其言廢之意亦不恨是兩不相慕也商紂三說泰孝公前二說不聽後一說用者前二帝王之論後一霸者之議也夫持帝王之論說霸者之主雖精見拒更調霸說雖龐見受何則精遇孝公所不得龐遇孝公所欲行也故說者不在善在所說者善之才不待賢在所事者賢之馬固之說無方而野人說之子貢之說有義野人不聽吹簫工爲善聲因越王不善更爲野聲越王大說故爲善於不欲得善之主雖善不見愛爲不善於欲得不善之主雖不善不見憎此以曲伎合合則遇不合則不遇或無伎妄以姦巧合上志亦有以遇者竊簪之臣難鳴之客是竊簪之臣親於子反難鳴之客幸於孟嘗子反好偷臣孟嘗愛僞客也以有補於人君人君賴之其遇固宜或無補益爲上所好籍孺鄧通是也籍孺幸於孝惠鄧通

受於孝文無細簡之才微薄之能偶以形佳骨嫺皮媚色稱夫好客人所好也其遇固宜或以醜而惡色稱媚於上嫺母無鹽是也嫺母進於黃帝無鹽納於齊王故賢不肖可豫知遇難先圖何則人主好惡無常人臣所進無豫偶合爲是適可爲上進者未必賢退者未必愚合幸得進不幸失之世俗之議曰賢人可遇不遇亦自其咎也生不希世准主觀鑒治內調能定說審詞際會能進有補贈主何不遇之有今則不然作無益之能納無補之說以夏進鑠以冬奏扇爲所不欲得之事獻所不欲聞之語其不遇禍幸矣何福祐之有乎進能有益納說有補人之所知也或以不補而得祐或以有益而獲罪且夏時鑠以炎濕冬時扇以暑火世可希主不可准也說可轉能不可易也世主好文已爲文則遇主好武已則不遇主好辯有口則遇主不好辯已則不遇文王不好武武王不好文辯主不好行行主不好辯文與言尚可暴習行與能不可卒成學不宿習無以明名名不素著無以遇主倉猝之業須臾之名曰力不足不預聞何以

准主而納其說進身而託其能哉昔周人有仕數不
遇年老白首泣涕於塗者人或問之何爲泣乎對曰
吾仕數不遇自傷年老失時是以泣也人曰仕奈何
不一遇也對曰吾年少之時學爲文文德成就始欲
仕宦人君好用老用老主亡後主又用武吾更爲武
武節始就武主又亡少主始立好用少年吾年又老
是以未嘗一遇仕宦有時不可求也夫希世准主尚
不可爲況節高志妙不爲利動性定質成不爲主顧
者乎且夫遇也能不預設說不宿具邂逅逢喜遭觸
上意故謂之遇如准推主調說以取尊貴是名爲揣
不名曰遇春種穀生秋刈穀收求物得物作事事成
不名爲遇不求自至不作自成是名爲遇猶拾遺於
塗撫棄於野若天授地生鬼助神輔禽息之精陰慶
鮑叔之寬默舉若是者乃遇耳今俗人旣不能定遇
不遇之論又就遇而譽之因不遇而毀之是據見效
案成事不能量操審才能也

累害篇

凡人仕宦有稽留不進行節有毀傷不全罪過有累

積不除聲名有暗昧不明才非下行非悖也又知非
昏策非昧也逢遭外禍累害之也非唯人行凡物皆
然生動之類咸被累害累害自外不由其內夫不本
累害所從生起而徒歸責於被累害者智不明闇塞
於理者也物以春生人保之以秋成人必不能保之
卒然牛馬踐根刀鎌割莖生者不育至秋不成不成
之類遇害不遂不得生也夫鼠涉飯中捐而不食捐
飯之味與彼不污者釣以鼠爲害棄而不御君子之
累害與彼不育之物不御之飯同一實也俱由外來
故爲累害脩身正行不能來福戰栗戒慎不能避禍
禍福之至幸不幸也故曰得非已力故謂之福來不
由我故謂之禍不由我者謂之何由由鄉里與朝廷
也夫鄉里有三累朝廷有三害累生於鄉里害發於
朝廷古今才洪行淑之人遇此多矣何謂三累三害
凡人操行不能慎擇友友同心恩篤異心疎薄疎薄
怨恨毀傷其行一累也人才高下不能鈞同同時並
進高者得榮下者慚恚毀傷其行二累也人之交遊
不能常歡歡則相親忿則疎遠疎遠怨恨毀傷其行

三累也位少人衆仕者爭進進者爭位見將相毀增加傳致將昧不明然納其言一害也將吏異好清濁殊操清吏增郁郁之白舉清濁之言濁吏懷恚恨徐求其過因纖微之謗被以罪罰二害也將或幸佐吏之身納信其言佐吏非清節必援人越次迭失其意毀之過度清正之仕抗行伸志遂爲所憎毀傷於將三害也夫未進也身被三累已用也身蒙三害雖孔丘墨翟不能自免顏回曾參不能全身也動百行作萬事嫉妬之人隨而雲起荆棘鉤掛容體蠶蠶之黨毀謗懷操豈徒六哉六者章章世曾不見夫不原士之操行有三累仕宦有三害身完全者謂之潔被毀謗者謂之辱官升進者謂之善位廢退者謂之惡完全升進幸也而稱之毀謗廢退不遺也而營之用心若此必爲三累三害也論者既不知累害者行賢潔也以塗構泥以黑點緇執有知之清受塵白取垢青蠅所汙常在鍊素處顛者危勢豐者虧頽墜之類常在懸垂居平潔白邑犬羣吠吠所惟也非後疑傑固庸能也俾士坐以俊傑之才

如是豈宜更勉奴下循不肖哉不肖奴下非所勉也豈宜更偶俗全身以弭謗哉偶俗全身則鄉原也鄉原之人行全無關非之無舉刺之無刺也此又孔子之所罪孟軻之所懲也古賢美極無以衛身故循性行以俟累害者果賢潔之人也極累害之謗而賢潔之實見焉立賢潔之跡毀謗之塵安得不生絃者思折伯牙之指御者願摧王良之手何則欲專良善之名惡彼之勝已也是故魏女色艷鄭袖鼻之朝吳忠貞無忌逐之戚施嬖妬蘧除多佞是故濕堂不灑塵卑屋不蔽風風衝之物不得育水湍之岸不得峭如是臚里陳蔡可得知而沉江蹈河也以軼才取容媚於俗求全功名於將不遭郢析之禍取子胥之誅幸矣孟賁之尸人不刃者氣絕也死灰百斛人不沃者光滅也動身章智顯光氣於世奮志放黨立卓異於俗固常通人所讒嫉也以方心偶俗之累求益反損蓋孔子所以憂心孟軻所以惆悵也德鴻者招謗爲士者多口以休藏之聲彌口舌之患求無危傾之害遠矣藏倉之毀未嘗絕也公伯察之邇未嘗滅也埜

成正山汙爲江河毫髮之善小人不得有也以玷汙言之清受塵而自取垢以毀謗言之貞良見妬高奇見嫉以遇罪言之忠言招患高行招耻以不純言之玉有瑕而珠有毀焦陳雷君兄各稱兗州行完跡潔無纖芥之毀及其當爲從事刺史焦康絀而不用夫未進也被三累已用也蒙三害雖孔正墨翟不能自免顏回曾參不能全身也何則衆好純譽之人非真賢也公侯已下玉石雜糅賢士之行善惡相苞夫采玉者破石拔玉選士者棄惡取善夫如是累害之人負世以行指擊之者從何往哉

命祿篇

凡人遇偶及遭累害皆由命也有歿生壽夭之命亦有貴賤貧富之命自王公逮庶人聖賢及下愚凡有首目之類含血之屬莫不有命命當貧賤雖富貴之猶涉禍患矣命當富貴雖貧賤之猶逢福善矣故命貴從賤地自達命賤從富位自危故夫富貴若有神助貧賤若有鬼禍命貴之人俱學獨達並仕獨遷命富之人俱求獨得並爲獨成貧賤反此難達難遷難

成獲過受罪疾病亡遺失其富貴貧賤矣是故才高行厚未必保其必富貴智寡德薄未可信其必貧賤或時才高行厚命惡廢而不進知寡德薄命善興而超踰故夫臨事知愚操行清濁性與才也仕宦貴賤治產貧富命與時也命則不可勉時則不可力知者歸之於天故坦蕩恬忽雖其貧賤使富貴若鑿溝伐薪加勉力之趨致強健之勢鑿不休則溝深斧不止則薪多無命之人皆得所願安得貧賤凶危之患哉然則或時溝未通而遇湛薪未多而遇虎仕宦不貴治產不富鑿溝遇湛伐薪逢虎之類也有才不得施有智不得行或施而功不立或行而事不成雖才智如孔子猶無成立之功世俗見人節行高則曰賢哲如此何不貴見人謀慮深則曰辯慧如此何不富貴富有命福祿不在賢哲與辯慧故曰富不可以壽矣得貴不可以才能成智慮深而無財才能高而無官懷銀紆紫未必覆契之才積金累玉未必陶朱之智或時下愚而千金頑魯而典城故官御同才其貴殊命治生鈞知其富異祿祿命有貧富知不能豐殺性